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什 么 是 民 族 学

民族出版社

書號：1874(1)086

什么是民族学

〔苏联〕姆·格·列文著

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安定門外和平東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47號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58年9月 北京第一版 1958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787×1092公厘1/32 16千字 印張 3/4 印數：1—4,000冊

統一書號：3049·86 定價：0.08元

什麼是民族學

苏联姆·格·列文著

民族出版社

1958年·北京

目 录

一、民族学的对象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	3
二、国外各国的民族学.....	5
三、俄国和苏联的民族学.....	15

ЭТНОГРАФИЯ

М. Г. ЛЕВИН

(譯自苏联大百科全書第二版49卷)

莫斯科·1957年

什么是民族学

列 文

一、民族学的对象及其与其他科学的關係

民族学是一門历史科学。它主要用直接觀察法去研究地球上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他們的分布与文化——历史相互关系。民族学的对象首先是研究現代各族，其根据是物質文化的現有形态、社会制度、意識形态、民間艺术等的記載。同时，民族学象任何历史科学一样，不限于叙述現代的現象，而且从历史观点、从其形成和发展方面来考察这些現象。民族学的对象就是研究民族起源、民族文化和生活特点的形成史、民族分布和移动史。因此，民族学家广泛地运用叙述历史过程的文字資料以及过去的实物資料（包括博物館的收藏品）。民族学在研究殘余方面（即以前时代产生的在各族現代生活中仍繼續保留、但大部分已失掉其原始的內容和意义的那些現象）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学有一領域是研究現代各族生活上的过去現象或現在已不存在的一些民族的文化与生活的。它有时分出作为民族学研究的独立部門，即历史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資料是民間文学。在民間文学中，对过去民族的許多生活細节及其人种史上的各个时期可以获得鮮明印象。

关于世界居民的民族成分、各民族的迁移以及民族文化和生活特点的确切报导，其認識的意义是很显然的。民族学資料

的普遍历史意义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原始社会史諸問題的解决。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在发展上落后并保留了社会生活、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古老形态的現代各族生活中的一些事实，使我們有可能闡明远古人类各方面的情况。民族学資料对于闡明文化史諸問題和解决民族起源問題（参考該条）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学的有关学科有下列种种：本国史、考古学、語言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每一民族的本国史的事件对于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有极大的影响，这是十分明显的。从另一方面看，要正确了解这些事件，就必须全面考虑每一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特点。在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史及其起源問題时，民族学家經常要求助于考古学（参考該条）的資料。同样地，考古学在再建留下有考古学遺物的古代居民的文化时要广泛地利益用民族学的資料。語言是最重要的民族特征，語言的資料对于民族学來說是极其重要的。从語言方面來說，民族学資料对于某一語言的具体历史、同化过程、語言分布等等的研究，往往有其实际的帮助。在研究民族起源方面，民族学和人类学在頗大程度上是結合在一起了。民族学和地理学（在研究各族某一种文化和生活特点形成的地理条件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民族学和地理学的接近是列入民族学研究範圍內的各族在地球上的分布問題、民族統計学和繪图学的研究。民族学的这一部門也叫做民族地理学。

在資产阶级的科学中除了用 «Этнография»（民族学）以外，也用 «Этнология»（人种学）一术语。同时前者只是純粹叙述的学科，而后者則升格为概括的理論科学。这样的划分在方法学上講是不正确的。在俄国的文献中，有时也用 Народоведение一詞作为 Этнография 的同意語用。在盎格罗撒克遜各

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原始考古学一起，合而成为一种科学即人类学，再细分为“体质人类学”（即我們所了解的人类学本身）和“文化”人类学。在德国的文献中，往往使用各种术语来表示本族的民族学研究，即 Volkskunde 或 Folklore（民俗学）和国外民族主要是殖民地民族的民族学研究即 Volkerkunde（民族学）。

二、国外各国的民族学

最古的傳到我們手中的古代埃及、巴比伦、亚述、古代印度、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中心的文献資料，包含有各种各色的民族学資料：有关各个地区民族的报导和丰富的图象資料，使我們可以判断这些古代各族的工具和武器、劳动过程、住宅、衣服和他們的宗教礼仪等。

古代作家的著作中包含有丰富的民族学資料。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被称为“历史学之父”，同样也可以称为“民族学之父”。芝諾芬（公元前5—4世纪）傳下了有关小亚細亚和南高加索各族的記載。麦加斯芬（公元前4世纪末和3世纪开始）留下了有关印度各族的資料。

凱撒的著作“高卢战記”（公元前1世纪）提供了有关古代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記事。塔西陀（公元1世纪）的著作中載有关于古代羅馬部落的生活和习俗——土地利用的形式、他們中間的母权的若干殘余——的有趣的資料。在古代作家的著作中，历史的、民族学和地理学的資料一般是見于同一的著作里。在下列綜合性的著作中也有这样的資料：斯特累苦（公元1世纪初）的“地理学”，大普利尼（公元1世纪）的“自然史”，普托雷密（公元2世纪）的“地理学”。在古代文学

中，我們也找到有企图說明当时所知道的民族学的資料的。熟悉那过着狩猎和畜牧业生活、不知奴隶占有制为何物的和保存氏族制度的、比起希腊人和羅馬人处于較低发展水平的各个部落一事；引起了古代哲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兴趣。有关人类最古状态的各种理論（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其他希腊思想家）产生了。

在罗馬詩人柳克里細阿（公元前99—55年）的著作“論事物的本性”中，出色地說明了技术发展史（石器——銅器——鐵器）和“三阶段說”（狩猎——畜牧业——农业）。他的主張在科学界一直維持到19世紀末。

中世紀初期，在西歐开始的文化和科学的总衰落也在民族学領域中表現出来，在这一領域中也表現出对新資料的累积裹足不前，为天主教义所束縛的理論思想水平极为低下。在西歐中世紀的文学中，科学的地理学資料和民族学資料是为充满着最富于幻想特征的神异的国度和人物的傳說所代替了。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在这一时期保存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傳統。在拜占庭作家（馬夫里基、普罗科皮、克薩里斯基、君士坦丁、巴格里諾罗德內依等人）的著作中，包含了有关歐亞許多民族以及东斯拉夫部落的极其丰富的民族学資料。这种資料是使我們得以形成关于六、七世紀歐洲的民族学图景概念的根本史料。

古代作家的傳統也繼續到中世紀的波斯和阿拉伯語的文学中。在伊本·庫尔达特比，伊木·魯斯塔，阿尔·馬苏提·雅庫塔，伊本·拔都他，杰出的突厥学家馬赫穆达·卡什加里和其他等人的著作中所包含的民族学資料具有重要意义。在伊本·法德兰納的著作中，可找到有关东歐各族的珍貴資料。中世紀的阿拉伯文学有关于北非和中非民族学和历史的极其珍貴

的、即在今天也还没有充分运用的史料。

有关东亚、南亚和中亚许多古代民族的最为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就是中国的编年史和中国历史学家与旅行家的记载：杰出的中国史学家，《史记》一书的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86年左右的人）；在公元前138—126年完成中亚之行并记载了那里的各族情况的张骞；在公元629年访问过南印度，留下《大唐西域记》等著作的玄奘。至于13世纪，欧洲旅行家勃拉奴克·劈尼、卢白鲁克、马可孛罗则写有有关东亚和中央亚细亚的资料。

15世纪末和16世纪的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无限地扩大了欧洲科学界的民族学的见闻。在旅行家的游记中、西班牙开拓者的报告以及传教士的著作中，都包括有关于北美、中美和南美许多民族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

到了1724年，法国传教士拉斐头（Lafitau 1670—1740）出版了一部名为《美洲野人的习俗与古代习俗之比较》的著作（两卷）。在书中，作者根据古代作者的报导，指出了印第安人的习俗与宗教有和古代各族的习俗与宗教相似之处，并首次描述了印第安人的群婚制、母权制和独特的亲属制度。

澳洲的发现、太平洋诸岛的旅行和非洲的地理调查研究，使欧洲科学家认识了处于文化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各族，引起了阐明这一多样性的各种理论。有些人把落后民族看做是退化的结果，这是退化说；另一些人则把这些民族看作是“黄金时代”的代表，他们保存了文明人所丧失了的美德。

在18世纪的哲学家中，我们发现了苏格兰人费格森企图把历史时期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是根据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态来区分的。

到了19世纪上半期，关于人类社会合乎规律的进化说越来

越巩固了。民族学資料对这些理論起了很大的作用。

民族学成为一門独立学科是属于19世紀中叶的事。当时各國創办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和学会，开始出版专门杂志。这一时期在民族学中形成了名为“进化学派”的学派。这一种科学思想認真地研究了下列問題，即如何說明在地球各地各族的物質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上往往反映出很类似的情况，而这些民族既不是有共同起源，后来也沒有往来。在1859年出版了德国学者卫慈（Th.Waitz）第1卷的民族学著作《自然民族的人类学》，它搜集了許多相类的事实。进化学派是从人类心理的一致來說明这些事实的。人类心理是沿着同一途徑发展的，它約制了在不同民族間独立产生相同的概念和物質文化与精神文化相同的因素。从这种立場來說明人类文化发展的，有德国民族学家巴斯提恩（Bastian）的著作《历史上的人类》（3卷，1860年）。按照巴斯提恩的說法，應該区别为所謂“原始思想”和“民族思想”。前者是在其发展一定阶段上各族所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后来产生的和彼此有区别的比較複杂的概念；前者决定了不同的民族具有相同的文化，后者决定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特点。

民族学的进化学派在英國民族学家泰勒（E.Tylor）的著作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泰勒的根本思想是：人类文化的一切現象——无论在物質生产領域中，或在社会組織和宗教範圍里——都是从简单形态逐渐向複杂形态发展的。从此出发，泰勒給各个文化因素編造了发展的系列。每一个这样的进化的系列都是彼此孤立无关地构成的；可見，各种現象的联系及其相互間的制約性都被置于考察之外了。

在民族学进化学派的其他有名的代表人物中，應該指出下列几个人：英國的刘布克，奧国的学者李普特，苏格兰的麦克

林南，英國的斯賓塞。

進化學派的代表人物一邊捍衛人類一致的進步思想、文化進步發展的思想，一邊在說明這一發展規律時堅持唯心論的立場，即這一過程的動力是在於心理的逐步改善。進化學派的這一缺點，在頗大程度上在19世紀美國杰出的民族學家摩爾根的學說中得到了克服。

作為摩爾根的學說的基礎的也是進化主義的原則，即人類社會和文化逐漸進步發展的原理。但和巴斯提恩、泰勒和其他進化論者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摩爾根認為這一進步的原因是物質條件，是生產的發展，是技術的革新。摩爾根採納了早在18世紀就提出的建議，即把歷史分成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和把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再細為低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建議。他是把生活資料生產的發展作為這一分期的基礎的。摩爾根詳盡地描述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社會制度，闡發了氏族組織的實質及其在部落中的位置之後，即揭露氏族作為原始社會基本細胞的意義。他指明了氏族在其歷史發展的道路上是經過許多依次相繼的階段的——“從古代形態到最終形態”。

雖說關於“母權制”（參考該條）的學說首先是在巴奇芬（參考該條）的著作中成立的，但正是摩爾根才闡明了作為原始社會發展時期的基礎、作為先父權氏族而存在的歷史階段的母權氏族的意義。在亲属制度和婚姻形态研究領域中重要發現是屬於摩爾根的。他指出了，分类式亲属制和許多民族現在流行的對偶婚（參考該條）乃是比較古的群婚占主导地位時代的殘余物。他又指出了亲属制度是和婚姻关系相适应的。对于各種亲属制度的分析，使得摩爾根有可能拟定婚姻和家族发展上的一系列的历史阶段。摩爾根的偉大貢獻在於，他証明了在氏

族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是集体所有制。摩尔根的研究得到了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很高的評價，他們在摩尔根的研究中找到了对于他們更早成立的有关原始公社制度的看法之确証。馬克思編写了摩尔根著作的詳細大綱。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广泛地运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書的实际資料，采納了摩尔根的分期、摩尔根的家族和婚姻发展的公式。但是原始社会史的根本問題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了新的解釋，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場來說明的。

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著作为創立完全崭新的、唯物主义的民族学学派提供了思想的基础。与民族学問題有关的重要的方法論包含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下列的著作中：《德意志意識形态》、《政治經濟学批判序論》、《資本論》、《馬尔克》、《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的作用》、《費尔巴哈論》等書。但是在这些年代里，馬克思主义在民族学中还未成为主流，民族学基本上还繼續停留在进化主义的立場上。

虽然民族学的进化学派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它在肯定历史进步的一致性、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时，仍然反映了当时的先进觀点。从19世紀末起，在国外的民族学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一方面是民族学研究的大大发展，新的民族学研究机构、博物館、杂志、大考察队組織的出現，另一方面是思想的堕落和同帝国主义时代資产阶级思想共同向反动方面轉化有联系的許多反动概念的出現。

这些年代在国外民族学的成就中，應該指出下面几項：对澳大利亚人的深入研究（費遜，哈威特，E·斯宾塞和季林的經典著作）；南美的科学旅行（施泰宁，埃林賴赫，科赫·格隆別尔格等）；大的考察队——托勒斯海峡群島劍桥大学考察队（1898年），白令海地区美国“哲祖波夫斯克”考察队

(1900—1901) (有俄国学家参加)，德国“大洋洲”考察队(1908—1910年)。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族家中有许多继续坚持进化主义的立场。除上面已出的哈威特和B·斯宾塞之外，应该提出英国的原始宗教史家佛来则和德国的民族心理学家温德。

但是，同时可以作为帝国主义时代标志的是在民族学中产生许多反动学派，它是反映资产阶级科学界竭力要使资本主义制度永垂不朽，要陈述私有制、阶级和一夫一妻制家庭是一开始就有的，人类社会各种制度是不变的。这些学派在利用进化学派的错误的同时，起来反对它的根本原理并同时反对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进步性的思想。

到了1880—1890年，出现了许多著作。这些著作企图推翻摩尔根的学说并以下列的论点来和它对抗，即把父系家庭当作社会最早的细胞（丹麦学者斯塔尔克），一夫一妻制家庭一开始就有（芬兰社会学家惠司特马克），母系氏族仅当作一种经济类型即“下等农民”的局限性（德国学者格罗塞）。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致性乃是德国地理学家和民族学家拉策尔的著作的特色。拉策尔是“人类地理学”派的奠基者之一。拉策尔一边认为不同民族中相似现象独立产生的可能性不大，一边说明这种类似是文化各个因素通过借用从一个中心传播出去的。反动民族学的有名的代表、德国的非洲学家佛罗伯纽斯（参看该条）也发展了借用说。

民族学的反进化学派是德国许多民族学家的著作所采取的表现形式。他们在20世纪初提出了文化圈的理论（格累布涅尔、安克尔曼，佛依等人）。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按格累布涅尔在其《民族学方法》（1911年）一书所阐述的，是新康德

学派黎克尔特的唯心論的主張。按这一主張，历史是有个性的，不会重演的，它是沒有規律可寻的。这种主張应用到民族学上，即意味着每一种文化現象的产生都是在一个中心一次产生的；如果它在不同地区遇見了，那这就說明它是从原始中心傳播出来的。民族学的任务主要在研究文化現象的地理分布。在这一或那一地区出現了文化因素——物質生活用品、社会制度、宗教概念和崇拜等一定的結合，由此构成了“文化圈”。因为每一种文化因素都是不会重演的，和其他文化因素独立无关地产生的，所以“文化圈”內的各种現象也沒有任何的互相制約和内在联系的。各种文化圈的界綫可以交叉，一个文化圈的文化因素可以傳播到自己的范围之外，并加在其他文化圈的因素之上。說明这些变化也就成为这一学派研究的基本內容。因为这些研究忽視了被研究現象的内在联系，所以研究的特点就是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文化圈”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抽象的公式，按作者的任意随便作出的。整个文化史归結为空間的移动和脱离具体的各族即文化的創造者的一些“文化圈”的层迭。这一学派的拥护者授予自己的学派以“文化历史学派”的名称，事实上，他們是忽視人类社会真正的历史和各个族系具体的历史的。

这个学派的变种为維也納民族学派。学派之头、天主教活動家施密特神父（参看該条）追随格累布涅尔之后，发表了根据文化圈理論写成的著述。他分出了一种独特的“矮人文化圈”，宣称这一文化圈是所有現存文化圈中最早的文化圈。他隨便賦予这一文化圈以最原始的文化特点，同时認為这一文化圈中就存在了私有制、一夫一妻制和有关唯一創造神的概念。因而施密特竭力要肯定基督教教义的真理性と論証阶级社会的私有制和其他制度的永久性。施密特的观点就是今天也还有其

拥护者，主要是在天主教教士中间；他们集聚在“人类”杂志（Anthropos，奥地利）的周围。他们是：科培尔斯、谢白斯塔、古津德等人。和文化历史学派相接近的有“极端传播论”的主张。1920—1930年，英国人类学家斯密特（F. Smith）对此作了最充分的说明。接他的意见，文明的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尼罗河流域，高级文化的各个因素都是从这里传播到全世界的。传播论对于著名的美国民族学家鲍亚士（F. Boas）（参考该条）也有一定的影响，（鲍亚士的著作整个说来是具有进步的倾向的），而影响更大的则是鲍亚士的继承人，他们组成美国传播论学派，成员有克履伯、罗维、哥登卫塞等人。这一学派在反对人类历史一致性的思想的同时，说明了不同民族具有文化类似的現象是从某一中心傳播到各个閉塞的文化地区的緣故。

佛洛伊德主义（参考該条）对现代的反动民族学有很大的影响。佛洛伊德主义不独用性慾本能和下意識慾望去解釋各人的心理現象，而且也用来解釋社会現象。这些观点对原始宗教研究領域影响最大。从1890年开始，以实証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涂尔干（E. Dukbeim）为首的所謂“社会学派”在法国有影响。“社会学派”集聚在涂尔干創办的机关刊物《社会学年刊》（从1896年开始出版）的周围。涂尔干和他的門徒把“社会”看成某一特种的实在，它站在个人之上并以它自己的規律，指使人的行动。涂尔干要求人們經驗主义地研究“社会”发展的規律，并企图說明各个民族的一切文化現象、风俗、信仰和心理素質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但是“社会”——他唯心主义地理解——就是心理联系的总和。涂尔干的著名門徒之一雷布儒（Levy—Bruhl）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原始思維的研究，它对其他国家的民族学家也有影响。

現代資產階級民族學中最反動的學派就是“功能學派”這個學派主要是在馬凌諾斯基（參考該條）的著作中取得了自己的理論根據。馬凌諾斯基也宣傳了民族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實用意義，他呼呼這一門學科要找到管理殖民地人民最好的方法。功能學派把落後民族的文化看成是社會制度、風俗和儀式的總和，其中每一種都實現一定的功能，也決不能予以破壞；因為這些東西是處於一定的均衡狀態中的，均衡就足以保證社會生機。民族學的任務就在於研究地方風俗和傳統的功能（從這裡就產生了“功能學派”的名稱）。應該熟悉和保存地方風俗和傳統，決不容許輸入歐洲的文明，這樣，土著社會不會受到破壞。功能學派宣稱研究某些文化現象的起源和各族具體的民族史是無謂的行當。功能學派不僅反對進化派的進步思想，而且也反對傳播論者和文化歷史學派。和文化歷史派相反，功能論者不把文化看作是各種不同因素機械的結合。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但是這一正確的論點在功能學派的著作中卻獲得了虛妄的解釋：成為格累布涅爾及其門徒的特色的反歷史主義，成為功能論者學說的基礎。按它的理論根據來看，功能學派就是各種樣的資產階級哲學思潮折衷的結合物。功能學派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英國民族學家拉得克里夫·布朗。

在美國最近二十年來，所謂民族的心理學派有着很大的影響。這一學派的擁護者是以“實用主義”哲學和佛洛伊德主義為出發點的。根據這個反動學派的學說，每一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模式”，它是由一個民族的“性格結構”所決定的。這一結構由於受到童年時代印象的決定性影響，代代相傳，當具有較高心理類型和較完善文化的民族未曾影響到它們的時候，它仍然是不會變的。心理學派的門徒用心分析法研究殖民地各族人民的“文化模式”時，是帶着有色的眼鏡去描寫這

些民族的人民的。这些理論的政治目的是要辯護殖民地制度就是吸收落后民族参加較高的“文化模式”的方法。

与国外民族学反动潮流对抗的有各国的进步学者，他們坚持民族平等和历史过程一致性的思想。在許多国外民族学家特別是在人民民主国家民族学家的著作中，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民族学的領域越来越大了。近几年来，在这些国家的民族学家的著作中，指示出在人民民主新的条件下改造經濟、文化和生活任务的題目占了越来越大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研究的广泛开展与該国消灭許多少数民族經濟和文化落后状况的实际任务密切相結合的。

世界各国几乎都有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館和講座。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国际联合会在1948年創立，其活动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有关。联合会的任务是鼓励人类科学領域內的国际合作。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国际會議每四年召开一次。

三、俄国和苏联的民族学

俄国文献中包含有民族学資料的最早文献就是12世紀初的《往年故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在后来的俄国編年史和12世紀—14世紀的其他的文献中(各种《圣者傳》和游記)，也常遇見各种民族学的資料。当时最有名的民族学著作就是《三海巡游記》，它是特維爾商人阿芳納斯·尼基金于1466—1472年旅行印度的游記。

在西伯利亚合并到俄国之后，出現了极其丰富的有关这一广大地区及其毗邻国家各族的民族学資料。在公職人員的“述職書”，西伯利亚地方官的“報告書”和17世紀的稅冊中所包含的关于西伯利亚各族的詳細報导：各族的分布、人数、經濟